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記纂淵海卷四十六 七

詳校官中書臣汆日煥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允中

謄録監生臣陳　炳

記纂淵海卷四十六

宋 潘自牧 撰

性行部

争鬬

經嚚訟可乎 不和政庬 相為敵讐 書 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詩

子惡聲至必反之 孟子 今有鬬何哉我甚醜之 争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避死傷不畏衆強悴悴惟利飲食

之見是狗彘也（荀子）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莊子）

史趙奢曰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通鑑周紀）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左襄十三年）晏子曰凡有血氣必有爭心（左昭十年）不心競而力爭（左傳）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史記律書）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

無大體也武安侯曰爭時急不知出此史記灌夫傳 爭者事之末也史越世家 相與摩牙而爭之西漢揚雄傳 傳記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鬬終身之禍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是忘其親也犯刑法之大禁是忘其君也凡鬬者皆以已為是而以他人為非說苑 集力大者搏齒利者嚙爪剛者決柳子厚貞符互入勢利相軋 本朝投骨於地猘然而爭者犬之常也老泉

好勝 附強梁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論語

子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家語 無辭讓之心非人也孟子 小人致亂而惡人之非已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已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已也荀子

史子晳好在人上左襄十年 子玉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左僖二十八年 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左昭二十五年 互入两不相下 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

尉必陵太守奪之治史記周陽由傳甯成為小吏必陵其長為人上者上操下如束濕薪史記本傳藺相如位在廉頗右頗曰吾羞不忍為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本傳田蚡辭不能滿觴灌夫怒西漢桓範持節都督青徐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欲斬岐坐免復為兖州刺史屬鎮北將軍吕昭範與妻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為吕屈也妻曰君前欲斬徐州衆人謂君難為作下今復羞為吕屈是復難為作上魏志曹爽傳樊世本氏豪佐秦王健定關中

謂猛曰吾輩耕之君食之耳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通鑑晉哀紀）劉琨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晉書互見尚氣趨事赴功）齊高德政恒以精神淩逼人（通鑑陳高祖）王彬謂王敦曰卿昔歲殺兄今又欲殺弟耶（本傳）

傳記杜預書告兒古諺有書借人為可嗤借書送還亦可嗤（殷芸小説）

集譜下慢上恒其心術（柳罵尸蟲）

本朝王荆公在臺閣侍從時每言唐宰相令諫官隨宰相入閤最切於政道後世所當行也及入司政事而孫莘老李公擇在諫職二人者熟荆公此論遂列奏請舉行之荆公不可曰是又益兩參知政事也（呂氏家塾記 互入私意）

温粹

經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温温恭人維德之基（詩） 即之也温（論語）

史温顔和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韓王信傳 互入和易） 向寵性行

淑均諸葛亮出師表何充為劉惔所貴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温克也晉書王景文情度淹粹宋泰始起居注集英雅之體無待韋絃王文憲集序互白璧無瑕玷孟浩然入不待矯揉

狠戾

經方命圮族注言鯀性狠戾愎心疾狠不克畏死書勇而無禮則亂論語

史富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

嚚左僖二十四年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謂之檮杌左文十八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通鑑周紀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左文五年熊虎之狀豺狼之聲左宣四年狼子野心左昭二十七年膠西王為人賊鷙言其性賊害而狠戾西漢膠西王傳貌狠自將王莽傳狠如羊項羽傳灌夫曰今日斬頭穴胸何識程李本傳用氣自行多所陵折馬援傳羊聃以狠戾為瑣伯晉傳傳記苻生麤暴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年七歲洪

戲之間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崔洪十六國春秋本朝睅目知誰嗔皤腹空自脹東坡詩

和易

經從容以和書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詩　輯柔爾顔詩　君子和而不流中庸　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禮記　子冉雍使其臣如借家語　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列子　薰然慈仁謂之君子　無責

於人人亦無責焉莊子

史為齋威嚴魏相傳　温顏和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韓王傳

入温粹　臣生與人無分爭漢武紀　棐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

恩以相愛漢書鄭當時與官屬言若恐傷之本傳卓茂自束

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通鑑漢光武紀　性惟遲緩與人無

傷後漢孔融傳　夷粹無競唐書沈傳師傳　樂廣性沖約清遠與物無

競通鑑晉惠紀

集温渥浹輿隷顏延年詩　陽和熙熙貯在顏間　睦其仲季

施及鄉黨　含光不曜煦物如春劉賓客　尊己者敬之如臣事君下己者慈之如母畜子敵己者友之如兄弟無不得志者也柳文　意氣自春生高達夫　本朝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歐文　趙清獻公為人和易與人言如恐傷之東坡撰神道碑　樂易向人無不可蘇子由文　拍拍滿懷俱是春邵堯夫

和睦

經宜兄宜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　雝雝喈喈　妻

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詩互入閨門 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 睦於父母之黨禮記

史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左 萬石君居家子孫申申僮僕訢訢西漢石奮傳 魏楊播及弟椿津家世孝友緦服同爨男女百口無間言通鑑梁高祖紀 崔氏四世緦麻同爨唐書高崇文七世不異居開元中再表其閭唐書本傳 元暐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本傳

集埍箎鳴自合杜詩

本朝劉君良累代義居尺布斗粟無私焉續世說

和光同塵

經不惟好異書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 無怨無惡詩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 毀方而瓦合去巳之大圭角與人小合也 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禮記 無可無不可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論語

子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 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孟子 和其光同其塵老子 與物委蛇而同其波 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莊子 人知所惡者吾亦惡之荀子

史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左成六年 子產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左昭四年 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史記袁盎傳 將相調和則士豫附史記陸賈傳 無乖剌之心

西漢杜欽傳　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 通鑑漢殤紀　卓茂曰人生焉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 東漢本傳　無彼此於人 通鑑晉武紀

集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衆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 楚辭史記本傳云何故懷瑜握瑾　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 嵇叔夜書　時無閒言 陳子昂集　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 李白集　隨時仕其卷舒與物同其波流

駱賓王

願為同社人雞黍燕春秋　不為崖岸斬絶之行 韓文

忍汙雜囂譁　恭其體貌遜其言辭 柳文

虬龍未化時魚鼈同一波 孟東野

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為醒 王無功

惠和得衆 司空圖文

或慮雷同何傷瓦合 白傳集

本朝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 東坡集

物有圭角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世常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龜山語録

與時高下

經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時有泰否用有行藏易　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中庸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　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禮記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論語　時詘則詘時伸則伸荀子

史晏平仲在朝君語及之則危言語不及之則危行國

有道則順命無道則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史記本傳

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史記老子傳乘流則逝兮得坎則止一作抵史記賈生傳從容浮湛與時俯仰西漢司馬遷傳

王戎作吏部與時浮沈晉書

集孔隨時而行藏遂與國而卷舒潘安仁西征賦伸屈須為蠖窮通莫問龜白樂天集互入委順因俗為禮人用愛戴唐文粹

委曲

經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中庸

子川雖曲而動諸海塗雖曲而通諸夏揚子

史河千里而一曲公羊

傳記孟嘗君每與客坐語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所與客語知其親戚居處客去後使謝餽無所遺失春秋後序

集情深禮至款密重復劉賓客集

本朝右尹子革因墳典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語饘粥而及長安之質　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東坡集

絶物

經我聞其聲不見其身詩

子訑訑之聲音顔色距人於千里之外　是絶物也孟子

史趙禹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絶知賔友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西漢本傳鄧禜為人矜潔自貴於人少所與東漢本傳

立異

經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大學

子吾聞言於接輿大有逕庭不近人情莊子

史諸勢在已之右必陵之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史記灌夫傳

舛忤膠戾乖剌劉向傳師古曰志意不和各相違背

趙禹孤立行一意而已西漢本傳上互入絕物

嚴延年為河南守衆人言當死者一朝出之言當生者詭殺之前漢

違時絕俗為激詭之行東漢范丹傳

沈懐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調謝莊常戒懐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懐文曰吾少来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所得也通鑑宋世祖

阮瞻素執

無鬼論物莫能難晉書本傳

集異質忌處羣孤芳難寄林韓集互入儆戒冰雪之交衆裘我

絺溽暑之鑠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柳文

本朝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

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豈

其情也哉老蘇辨姦論

恭敬

經德㦸不狎侮書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侍坐於所尊

敬無餘席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　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讓食不唾　揖人必違其位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　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謙愨貌也）　君子莊敬日強　執輕如不克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互見謹畏）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禮記）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恭則不侮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有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論語

子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與揖也孟子

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莊子

史秦哀公賦無衣楚申包胥九頓首而坐左定五

管寧五十未嘗箕踞榻上後漢

傳記昔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大戴禮

陵犯

史溫季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左傳華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左襄十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子產曰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左昭元石䃜曰少陵長左隱四

犯則陵人前漢五行志甯成好氣為小吏必陵其長吏前漢本傳

丞相田蚡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向自坐東向以為漢

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前漢本傳 互見恃勢）苻堅曰怒其室而作色於其父其桓溫之謂矣（通鑑簡文紀 互見遷怒）周嵩常飲酒瞋目謂兄顗曰君才不及弟何橫得重名以所然蠟燭投之顗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晉書）蕭琛嘗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乃取栗擲上中面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報之戰栗（梁書）李義府典選專以賣官為事上頗聞之謂義府曰卿子及壻頗不謹多以非法義府勃然變色頸頰俱張曰誰告陛下上曰但我言如是何必就我

索其所從得耶通鑑唐高宗　韋貽範同平章事屢以大杯獻上不即持貽範舉杯直上顧通鑑唐昭宗

傲慢

經胡逝我梁不入我門詩互見貴人　原壤夷俟論語

子嘑爾而與之蹴爾而與之　過我門而不入我室孟子

互見貴人自得如山忽人如草金樓子

史偃蹇左哀二　朱買臣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張湯傳　沛公至高陽見酈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

必欲聚徒合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漢書

灌夫罵坐不敬 汲黯為人性倨少禮西漢本傳

蕭望之意嘗輕丙吉遇丞相禮節倨慢通鑑漢宣紀

禰衡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始達頴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東漢本傳互見尚氣

何曾陰鴐人物鄉閭疾之如讐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晉書互見取禍

劉孝綽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問道途間事南史宋書本傳

謝萬矜豪傲物但以嘯詠自髙未嘗撫衆兄

安深憂之謂萬汝為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座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通鑑晉哀帝紀蕭子明為吏部尚書性凝簡負才氣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揮而已衣冠切恨之梁書張昌齡詣闕獻頌太宗召試因謂之曰昔禰衡潘岳皆恃才傲物以至隕命汝才不減二賢宜追鑒前轍唐書本傳互見取禍厲色慢辭唐書杜甫常醉登嚴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新唐書本傳

傳記王澄常之荆州送者傾邑所别樹上有鵲巢澄便脱衣著幘鼻上樹探鵲鷇而弄之傍若無人晉書互見放蕩類

王子猷作桓温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當相料理王不答直高視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頗有爽氣　鍾會見嵇康旁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世說　蕭穎士恃才傲物

摭言

集出山揖牧伯長笑輕衣簪李白　傲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韓文釋言　互見恃勢

本朝目視飛鴻氣如橫蜺　酷吏姚紹之意岸軒傲孔帖

侮玩

經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　玩物喪志書　簡兮簡兮詩

史陳平貧或問平何肥其嫂疾之曰食糠覈耳西漢本傳　上

慢侮士西漢張良傳　王霸至市中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

舉手揶揄之霸慙遽而反通鑑漢光武紀　智者於羣愚如弄一

丸於掌上通鑑魏邵陵厲公紀互見愚弄　上好狎侮羣臣自太宰義恭

以下不免穢辱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為老傖僕

躬劉秀之為老慳顏師伯為齹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通鑑宋紀王導常枕周顗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晉書周顗傳崔俊竊言文襄帝為黃口小兒北史崔俊傳杜伏威遺陳稜婦人之服以激怒之隋將書唐傳記諸葛亮致巾幗婦人之飾以侮司馬懿魏氏春秋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君子謂其一言而侮人之君相難將至矣本傳

愚弄

子宋人養猨號曰狙公欲與狙芧先詐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又詐曰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聖人以智籠愚亦如狙公欺狙也列子

史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絶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通鑑周紀

噢然陽應西漢韓信傳

湯舞智以御人張湯傳

如嬰兒在股掌之上東漢袁紹傳

唐高祖與李密書曰所望右提左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

於牧野通鑑隋恭紀互見同功共事

傳記虎得一狐狐曰天令我長百獸見我無不走虎以為然隨而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畏狐也劉向新序

桓温自以雄姿颯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一輩得一巧作老婢乃是劉越石妓女見温既入潸然而哭泣温問其故曰官家甚似劉司空温大悦即出外修整衣冠又入呼問我何處似司空婢曰眼甚似恨小面甚似恨薄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宣武於是弛

冠解帶不覺惛然而睡不怡者數日語林

畏謹

經履錯然敬之无咎　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　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易　夙夜惟寅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　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書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小心翼翼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　温恭朝夕執事有恪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詩　執虚如執盈入虚如有人　擇日月以見君　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君言不宿於家禮記

子之所慎齊戰疾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論語

子言有招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其慎所立乎荀子

史蕭曹文吏自愛史記漢高紀內行彌謹武帝紀劉辟彊子德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漢楚元王孔光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西漢本傳洞洞屬屬小心畏忌　濟濟謹畏無敖戲驕恣之過谷永傳石建為郎中令奏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書誤作四師古曰馬字下曲者曰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西漢本傳霍光出入禁闥二

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爲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通鑑漢武紀

金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内其女後宮不肯其篤謹如此同上

斤斤謹質形於體貌後漢吳漢傳斤音靳

闔門自守退無私交三國魏志賈詡傳

吳左大司馬朱然内行修潔終日欽欽常若在戰場通鑑魏邵陵公紀

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終魏明紀

殷浩雖被放黜口無怨言晉書本傳

口不論世事西晉王衍傳

陳顯達自以門寒位重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通鑑齊紀　李大亮身居三職宿衛兩宫恭儉忠謹每宿直必坐寐達旦通鑑唐太宗　岑文本拜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勳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唐書本傳　苗晉卿潞州壺關人為太守嘗入壺關望縣門輒步曰公門當下況父母邦乎時美其恭唐書互見恭敬鄉里門　陸贄在奉天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新唐書本傳

傳記千仞之牆禍不入門林職成回學於子路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馬上畏鷹鸇下畏羅網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說苑

集保身勑行不蹈有過之地吳季重賤臨事若祭視人若嬰

陳子昂集三緘謹禍胎駱賓王避權如避虎元稹集眼見心知不敢言白侍郎省中之樹訪猶不言車前之馬數而後對張九齡傳躬雖已安若敵鋒鏑味雖以甘若含氷櫱皮日休安危

機鍵之語默不出口 杜牧之

本朝身閒曷不長閉口天寒正好深藏手 閉口豈非福 東坡

僭冒

經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為濫矣 庭燎之設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 公廟之設於私家由三桓始也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

也是爲亂國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禮記子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　三家者以雍徹　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論語史衣服禮秩如適八左莊　商賈乗堅策肥履絲曳縞前漢食貨志秦陽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踰侈質氏以洒削而鼎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鐘皆越法矣前貨殖傳杜陵翁仲出入

蒼頭盧兒傳呼甚寵前漢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前賈誼傳奢泰則下不遜而國貧前禮樂志互見奢侈陶侃媵妾數千家僮數千

珍奇寶玩富於天府晉書本傳楊素貴寵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室隋書本傳安祿山起第既成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有帖白檀牀二皆闊丈六尺銀瓶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於廚廄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罌二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笊籬各一他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如也上每為祿山賜物常戒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祿山入新第置酒乞降墨勅請宰相至第是日上欲於樓下擊毬遽

為罷戲命宰相赴之通鑑唐玄宗　王毅每出入侍者數百人毅請量給鎧仗以備巡邏帝難之帝疾毅入起居遂執殺之通鑑後周太祖

傳記唐王元寶以金銀疊為屋以銅線穿錢甃花徑中泥雨不滑時名為富窟開元遺事

正直

經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論語

子黔婁先生死被短露足孔子及門人見之謂其妻曰

斜而覆足之其妻曰寧使正之不足不可斜之有餘孔家語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莊子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荀子

史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春秋公羊傳 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左昭十四 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

史晉世家 為人峭直西漢晁錯傳 義形於色班固敘傳 鞠躬履方馮奉世傳

師古曰踐正直之道也

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　汲黯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本傳龔遂為昌邑王郎中令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愧人本傳忠果正直志懷霜雪東漢禰衡邢峙以經入授太子峙方正有儒者風廚卒進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北史柳彧正直之士國之龜寶隋書唐令則為太子勇所昵狎每令以絃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

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今則甚慙而不能改通鑑隋高祖紀武三思嘗以事屬宋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唐中宗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李德裕傳互見端介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為魏元忠引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害正以求茍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

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通鑑武后紀

集桂枝生自直　在公正色選直如朱絲繩鮑明遠白頭吟疑然如斷山絕巘不可以斜逕造焉穆員鄭叔則誌以直道吹日月之翳以正道立天地之根皮日休集抗危言而無所避東

大節而不可奪唐文粹

本朝朝罷人人識鄭崇直聲猶在履聲中東坡詩

姦邪

經反道敗德　鴟義姦宄奪攘矯虔書

子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孔叢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荀子

史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謂之渾敦注謂驩兜左文十八包藏禍心左昭元左右賣國反覆之臣蘇秦傳秦太子之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異人質於趙趙人不禮之異人以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志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異人說曰吾能大子之門

異人笑曰且自大君之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遊立子為嗣乃西見華陽夫人之姊而以奇物獻於夫人因譽子異人之賢以夫人為天夫人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今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早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為適即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夫人以為然乘間問於太子曰願得子異人立以為嗣以託妾

身太子許之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嗣（通鑑周紀）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西漢翟方進傳）張禹姦人之雄（杜欽傳）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為朝廷進善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通鑑漢元帝紀）孫寵息夫躬姦人之雄（漢成帝紀）飾偽以要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跡違（漢殤帝紀）覘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鳴呼（漢靈帝紀）曹操作銅爵臺於鄴操下令曰孤始於譙東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

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其志也而遭董卓之難興舉義兵復領兖州破降黄巾三十萬衆又討擊袁術使窮沮而死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强盛恐妄相忖度言不遜之志每用耿耿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皆肝鬲之要也

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要實不可也何者誠恐以離兵為人所禍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漢獻帝紀）

李勝出為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令兩侍婢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盃而飲粥皆流出霑胷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近好為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為託勝曰忝荊州懿乃錯亂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

意荒不解君言勝退告曹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故爽等不復設備魏邵陵厲公紀王衍曰荆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為三窟矣晉紀安禄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蟣屈鼠伏佞辭泉湧通鑑玄宗李訓所奬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俊彦為當路所軋置之散地訓皆引居崇秩唐文宗邪人必更為黨以相欺蔽李德裕傳德宗謂李勉曰衆謂盧

杞姦邪朕故不知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李勉傳

黄門侍郎裴矩知必將有亂雖厮役皆厚遇之及亂作賊皆曰非裴黄門之罪故得免通鑑唐紀

其姦足以亡隋其智足以佐唐姦人多才能與時而成敗也唐封倫裴矩贊

牛僧孺曰帝王立法束縛姦邪唐書

傳記曹操習啖野葛多飲鴆酒博物志

曹操嘗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

近者世說

集大姦者材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王符論　大則有鯨有鯢小則為梟為獍非玉燭之能調豈璿璣之能正庾信

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杜甫

掩人以自售近名以冒進欺謾於言説沓合於求取狎比其瑣細媒孽其僚友矯激以賣直詰譎以取容劉賓客

以曲為形以邪為質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淫訣諂誣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罪疾以通行直遂為顛蹶以逆施反鬭為安佚譖下謾

上恒其心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失柳文罵尸蟲 包藏禍心素懐梟獍之性彰露凶德思發豺狼之聲白樂天 善柔成性佞媚為心 包狼心發蠆毒 舞智以固權張詐以聾上粹文

本朝曹操夜卧枕圓鼓啾野葛至尺許鴆酒至一盞操之負人多矣恐人報已故先揚此聲以誑時人使之無害已意也元城語録

狡猾

經彼狡童兮詩析言破律亂名改作禮記

史無助狡猾左昭二十六共一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史灌夫傳

張湯内懷詐心以御主外挾賊吏以為重西漢汲黯傳朱安

世曰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公孫賀傳

張嶷以狡妄為猾伯晉書李密狡猾好反通鑑高祖唐張鎬

言許叔冀狡猾多詐唐肅宗

傳記馮諼謂孟嘗君曰狡兔有三窟戰國策

集忿戎王之淫狡文選𤡬狡鋒協好亂樂禍陳琳檄

公平

經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君子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易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注云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詩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禮記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

子天之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老子　權不能多少其數衡不能輕重其量管子　怒不過奪

喜不過予 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 君子用公平之道故能百事無過荀子 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貧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為人多少衡不能為人輕重求索不能故人不事也韓子 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為命 春雨之灌萬物也洋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注無物而不生 無所好憎平之至也淮南子

史砥節首公（西漢王尊傳）衡者所以平萬物也（律歷志）董仲舒曰天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本傳）賞不避仇讎罰不擇骨肉（西漢）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賈誼傳）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得刑不可以貴勢免 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魏明帝紀）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蜀諸葛亮傳）王弘曰劉粹無

私必無憂也（南史宋高祖紀）劉子翼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　上謂房玄齡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立嚴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通鑑唐太宗）集七子均養者鳲鳩之仁也（曹子建文集）靈輝朝覲稱物納照（選連珠）不别荆棘者慶雲之惠也（責躬詩表）澤無不漸螻蟻之穴靡遺（選昭王碑）大國置衡鏡準平天地心（李白集）天布寒

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俛反是則仰無可私者（張蘊古 文栁）

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之（杜牧）

無心

經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論語）

子有人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 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 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 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捨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而不

得罪於人莊子　夫投鈎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鈎策為均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慎子　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禽也淮南子　鏌鋣不為巧者鋭而為拙者鈍　飄瓦擊人虗舟觸己雖有忮心而不怨者以彼無情於擊觸也　嬰兒傷人而被傷者不以為怨劉子

東漢

史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己以之斷義必厲

傳記明鏡之照物也姸媸必露不以毛嬙之面或有疵瑕而寢其鑒也虛室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緜駒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史通

集雲無心而出岫陶淵明辭懸鏡待人駱賓王草不樹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李白鏡懸肝膽露元稹集楚雲淡無心劉長卿

本朝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為德摧敗草木而天下不以為怨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記東西　譬如

止水之在盤豈復勞心於鑒物東坡譬如鴈過長空影沈寒水鴈無留蹤之意水無涵影之心天衣懐禪師語若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以應之明道語録

記纂淵海卷四十六

記纂淵海卷四十七　　宋　潘自牧　撰

性行部

私意

經愛惡相攻易　人莫知其子之惡大學　互入昧於知子　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　以功為己禮記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論語

子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莊子　伯樂教

其憎者相千里馬教其愛者相駑馬以千里馬世一有其利少駑馬多其利多（韓子）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淮南子）人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揚子）史同罪異罰（左僖二十八年）何必瘠魯以肥杞（襄公二十九年）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司馬遷贊）張湯居二千石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漢書）託公報私（杜欽傳）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通鑑漢宣紀）所好則

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東漢趙壹傳或問倫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亦不能忘而亦終不用吾兄子病一夜十往返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豈可謂無私乎第五倫傳互見無隱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汲亦議南陽多顯二十八將傳論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云將畧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

以此少之晉書陳壽傳庾亮出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汙人王導傳宋元嘉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度者朝廷悉以傖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通鑑宋紀崔浩曰文士褒貶多過其實南史宋高祖紀毀譽由己憎惡任情北史李德裕節制劍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城降德裕既得之即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牛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於虜德裕終身以為恨唐書李德裕傳又牛僧孺傳云羣臣請如李德

裕策又云時皆謂僧孺横議

王洪義為侍御史於鄉里求瓜瓜主拒之洪義狀言瓜園有白兔縣官捕逐園苗盡矣唐酷吏傳

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盜跖為賢良咈意則毀龔黃為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通鑑唐憲宗

武三思曰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唐書

積忤生憎積順生愛唐睿宗紀

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唐魏徵傳

李振舉進士不中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黄河永

為濁流唐昭宗紀王福畤有子勔勮皆著才名福畤嘗訖韓思彦戲曰君有譽兒癖唐書孔循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乃何人五代史任圜傳

傳記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史通劉禹錫謁李德裕曰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吾於此人不足久矣其章何必覽焉北夢瑣言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典論

集人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

必快其所蘊微之集 曲木忌日影孟東野

本朝小篆之法自秦李斯斯之相秦焚棄典籍遂欲滅先王之法而至已之所作則為萬世不可朽之計何其愚哉歐公集 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烏東坡 私於家者隅牆樊而分比鄰私於已者隅形骸而分爾汝諸儒鳴道集

廉潔

子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一介不以取諸人孟子 廉士重名莊子 廉者常樂無求文中子

史潔白而不受汙公羊莊二十四年注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左襄十五年以不賄聞於諸侯昭公二十八年庶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史蘇秦傳秋毫無所犯淮陰傳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李廣傳廉士寡欲易足漢景帝紀志懷霜雪禰衡傳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漢質帝紀張奐劉寵為會稽太守召為將作大匠老叟齎百錢送寵寵為人選一大錢本傳孔奮在姑臧力行清潔為衆人所

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被召奮無資單車就路本傳

孟嘗遷合浦太守郡出珠寶先時宰守並多貪穢妾人採求不知紀極珠漸徙於交趾郡界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未踰歲去珠復還本傳互見陰驅默化

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役悉屬弘微一無所取宋太祖紀東鄉君者謝混妻弘微謝混之從子也

楊震性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或令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東漢本傳互見貽後

胡質槩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

而已魏志王衍口未嘗言錢晉書王衍傳崔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晉書本傳鄧攸為吳郡太守載米之郡不受俸祿惟飲吳水而已晉書清節為百城表南史樂法才甄彬常以一束苧向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東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大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櫝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然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南史陳紀本傳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北史趙軌傳

蘇瓊為清河太守郡人趙頴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告請遂為留乃致於廳事梁上人聞受趙頴瓜欲貢新果聞瓜猶在相顧而去本傳李勉為嶺南節度使居官久未嘗校飾器用車服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犀珍投江中時人謂可繼盧奐宋璟李朝隱唐書裴寬義不以苞苴汙家有人以鹿為餉寬瘞之本傳杜暹為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贐之暹為受百番本傳盧懷慎覺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唐書盧本傳柳玭為

嶺南節度副使廨中橘熟既食乃納直於官　蕭做為嶺南節度使家人病取槁梅於厨以和劑做知趣市還之　歷官有素絲之節居家無疋帛之餘並唐書

傳記延陵季子適齊見路有遺金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取彼地金薪者曰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吳越春秋　胡威父質為荆州威自京都省之告歸臨辭賜其絹一疋為道路糧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之餘故以與汝耳晉陽秋　周鎮罷臨川

丞相王導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世說厲飲氷之節白氏六帖

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列女傳居家終始廉白祇入俸錢者

雖歷大官亦無厚蓄以傳李翺作盧坦傳

集食不媮而為飽兮衣不苟而為温楚辭互見端介清如玉壺

氷鮑明遠詩千尋見底清李白集徹底心清水共虛江水秋

正深清見萬丈底元稹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

增一人韓文憂民亦似清吟苦守節還如未達貧方雄飛詩脂

膏莫潤圭玉無瑕李義山文外示貞潔内含澄徹無染塵能

保其素不納汙能全其潔比玉而白不為蠅點比月而明不為蟾缺劉長卿　欲知清與潔明月在澄灣　波澄水更清劉乂　氷壺照人鯁介絕倫唐文粹　清越而瑕不自揜潔白而物莫能汙劉賓客　脂膏有戒氷蘗自規李義山　清能律貪夫白集

本朝官清馬骨高歐公詩話　王質所至有氷蘗聲王質墓誌　官清貧似舊欒城　隋趙軌為齊州別駕文帝令入朝父老將送者各揮涕曰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續世說　寇萊公

歷富貴四十年無田宅園邸魏野獻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湘山野錄

貪汙

經具乃貝玉　惟貨其吉書

子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孟子侵人自用謂之貪莊子貪者常憂不足文中子　貪者難為惠蕭子清訓互見無厭

史臧哀伯曰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左成二年羊舌鮒瀆貨無厭昭十三　陳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

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哀十一汝專利而不厭互見無厭並左必以賄死國語趙良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史商鞅傳貪如狼西漢項籍傳大臣有不廉曰簠簋不飭賈誼傳貪饕不閑義理禮樂志素無廉聲息夫躬傳貪夫徇財賈誼傳陳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通鑑漢元帝紀韋貽範為相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以母憂罷去日為債家所譟唐書昭宗紀諸將多斷盜牢稟私自潤入皆以珍寶貨賂左右漢殤帝紀十囊五囊入棗郎晉愍帝紀陳壽作魏書或

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可覓千斛米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本傳庾炳之無文學性彊急輕淺既居選部好詬詈賓客且多納貨賂見人有燭盤佳驢無不乞丐本傳鄧琬性鄙闇貪吝既執大權父子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宋太祖魏右衛將軍元暉與侍中盧昶皆有寵於魏主而貪縱時人謂之餓虎將軍飢鷹侍中暉尋遷吏部尚書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疋次郡下郡遞減其半餘官皆有等差選者謂

之市曹梁武紀元修義為吏部尚書惟事貨賄官之大小皆有定價呼為京師白刼後魏書魏收納爾朱榮之子金減其惡而增其善北史宇文述貪鄙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求取之富商大賈皆恩接之呼之為兒隋書盧坦曰其能積財者必剥下以致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人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新唐書本傳王伾以納賄為事作大匱貯金帛夫婦寢其上通鑑互見貪迷平章事豆盧革韋官俸錢皆折估而革父子獨受實錢百官自五月給而

革父子自正月給唐明宗 桑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五代史 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下至抒廁行丐之人不免課率或縱麾下令盜人財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為賀客得銀數鋌而返通鑑後漢隱帝

集谿壑為之一罄川瀆為之中貧左太沖吳都賦 交疇貨賂選孫皓書 貪黷微財敢犯朝憲 富已潤屋陳子昂集 橐奸濱貨司空表聖文

儉約

經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易　愼乃儉德書　儉德之恭也禮　唐俗勤儉詩序

史御孫曰儉德之共也左莊二十四　鄭叔段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也襄公二十七年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相三君矣而無私積襄公五年　衣不兼采食不重味西漢朱家傳　朱博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本傳　朕為天下守財豈得妄用之哉通鑑漢殤帝紀

魏高允兄弟惟草屋數間而被緼袍廚中鹽菜而已宋世祖

長孫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宋太祖庾

杲之清貧食惟有韭菹韭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誰為庾

郎貧食常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齊書昔楊震趙咨等咸

以薄葬知真識去身貴速朽耳夫厚葬之家流於俗以

奢靡為孝令死者戮尸暴骸可不痛哉死者無知自同

糞土豈煩奢葬死其有知神不在柩何用破貲徇侈乎

吾亡斂以常服四時衣各一稱新唐書姚崇傳崔鄖處庳陋至

霖潦則容蓋而屐以就外位　盧懷慎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鄣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本傳

本朝寇萊公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有靳之笑答曰不忍處之久而以敝棄本傳互見念舊

奢侈

經怙侈滅義書

子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土之所産育者無不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庖厨之

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列子

史宮室崇侈左昭八侈惡之大也左莊二十四齊慶封獻車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左襄二十八侈將以其力斃左襄二十九治宅甲諸第前田蚡傳奢泰則下不遜而國貧西漢禮樂志互見僭冐以酒為池懸肉為林史記殷本紀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史本傳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通鑑魏明帝紀劉穆之性奢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晉安帝紀何曾性奢豪每燕見不食大官所設食日萬錢猶曰

無下筯處　何邵驕奢簡貴亦有父風食必盡四時之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晉本傳　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沈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王敦傳　劉寔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裀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誤入卿内崇曰是廁耳本傳　石崇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粭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朱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

脂　石崇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綺繡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本傳魏高陽王雍一食直錢數萬李崇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通鑑梁武紀韋陟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蓺穀苗以鳥羽擇米每視庖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筯唐書本傳

傳記楊國忠子弟上元夜各有千炬燭圍天寶遺事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寶貝朱砂煎

汁為之過三煎即棄其滓獨異志　元載造芸輝堂芸草香也白如玉入土不朽為屑以塗壁設紫綃帳凝冬風不入盛夏自清涼唐蘇鶚蘇氏演義　韓嫣好彈以金為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為之語苦飢寒逐彈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所落便拾取焉西京雜記　楊氏子弟暑月大氷琢山周圍宴席　楊國忠冬月選婢妾肥大者列行於前令遮風謂之肉陣開元遺事

集木衣綈繡土被朱紫張平子東京賦　春衣一對直千金白侍郎

山珍海錯棄藩籬烹犢炰羔如折葵韋應物 首飾戴千金

一膳傾千家唐文粹

忠鯁

經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易

子忠臣不諂其君莊子

史韓信曰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史本傳 上所幸愼夫人在禁中嘗與皇后同席坐及坐郎署袁盎引却愼夫人坐曰陛

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通鑑漢紀忠臣不避重誅而直諫西漢主父偃傳忠臣嘗死而竭知宣帝紀獨有極言待死五行志忠臣憂世犯主嚴顔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耶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後漢何敞傳漢成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諫言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本傳槐里令朱雲上書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

殿檻折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
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
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
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
然後得已通鑑漢成帝紀大司徒韓歆好直言無隱諱於上前
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通鑑漢光武紀衛覬上疏曰
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
開一說也魏志崔洪清厲骨鯁好面折人過而退無後言

通鑑晉武紀 古弼入見魏主帝方與給事中劉樹圍棊志不在弼弼入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捽樹頭掣下牀搏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

通鑑宋太祖 上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雖賢如子野師襄皆終身繼世不易其業唯齊末封曹妙達為王安馬駒為開府有國家者以為殷鑒

唐高祖 魏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畧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為之霽威

唐太宗 褚遂良

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欲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唐高宗魏帝謂羣臣曰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宋世祖頷叩龍墀唐書劉栖楚德宗欲遂相裴延齡陽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陽城傳褚遂良鯁亮唐書本傳集思心以諫極言無隱選策文正言不諱以危身選驗經氣

蘊逆鱗色形匪躬唐文粹　守節没齒忠莫至焉選豪士賦序　納忠為爭臣之表　盧景亮奏事如水赴壑柳文匡拂時病磨切貴近罔有顧慮知無不為杜牧之　為負剛腸謇還追強項名張說諫舌切切上磨帝鈌孫樵　苦瀝肝膽而言天下之事元微之　忤英主之龍鱗蹈姦臣之虎尾唐張說宋璟遺愛碑　本朝魯宗道為參政以忠鯁自任時人謂曰魚頭公蓋以骨鯁目之宋聖遺撥

諂諛

經巧言令色便僻側媚書蘧篨嘗覯人顏色而為之辭故不能俯戚施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詩新臺注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蘧篨口柔也夸毗體柔也爾雅子脅肩諂笑病于夏畦閹然媚於世者是鄉原也孟子秦王有病召醫舐痔者得車五乘希意導言謂之諂莊子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孔叢子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荀子史楚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

國其若之何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左昭十二　陳勝起山東二世召諸生問叔孫通曰此特羣盜狗偷鼠竊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史本傳　早死而前纖趨而言者日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佞幸傳　衞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通鑑周紀互見阿諛　黄霸為相鶡雀飛丞相府霸以為神雀欲以聞西漢傳　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鄧陽傳　順旨為邪　平恩侯許伯

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長信少府櫂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鬬 從諛承意以順上旨 宦媚邪臣欲以僥倖翟方進傳 司馬長卿居茂陵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司馬相如傳 畀身賤體説色微辭愉愉呴呴志士仁人不忍為也東方朔傳 曲辭諂媚東漢 潘岳與石崇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晉潘岳傳 司馬昭封晉王荀顗謂王祥曰相國尊重今日便當相帥而拜王祥傳 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寶城

朝堂前親衛校尉高德孺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為鸞（通鑑隋紀）如脂如韋俯僂匍匐噉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愉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盧思勞生論）張昌宗以姿媚倖武后楊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正謂蓮花似六郎耳（唐書楊再思傳）唐明皇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姚崇曰此苻堅故殿也山有朽壤而崩木蠹而折理無足怪（本傳）太史令袁充表稱隋興以後晝日漸長景短日長振古希有是後百工作役並皆程課日長故也（通鑑）互觀顏

面多不盡公（唐太宗）太常博士蕭楚材等以為豫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敬宗義府深然之遂焚國恤一篇由是凶禮遂闕（唐高宗）太子洗馬劉訥言嘗撰俳諧集以獻太子賢　上謂侍臣曰朕嘗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為盡善羣臣無得而諫　御醫沈髙璆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愠是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劉承慶請輟朝停酺以答天譴太后將從之姚璹曰昔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唐武后）楊再思為

御史專以諂媚取容張同休戲再思曰楊内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翦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　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唐中宗　薛謙光獻武后所製豫州鼎銘其末云上玄降鑒方建隆基以為上受命之符姚崇表賀請宣示史官頒示中外　李適之性疎率李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採之可以富國主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

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為愛己薄適之慮事不熟謂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無得輕脫適之由是束手矣唐書太清宮奏學士李琪見玄元皇帝乘紫雲告以國祚延昌唐玄宗上嘗謂佛言報應果為有無元載等以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稱兵內侮出門病死回紇吐蕃大舉深入不戰而退此皆非

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唐代宗　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皐在西川有日進刺史進奉自兼始幕僚進奉自皐始唐德宗　上御延英問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牛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為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唐文宗　蝗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荊棘而死宰臣皆賀唐懿宗　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之史冊唐玄宗

傳記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皆二八史通

集賄賄諛夫選風諫詩折枝舐痔選絶交論吐言如傷屈體無骨梁張纘謝僕射表入門目媚駱賓王諂媚相與千顔一容元次山為人恵口而柔顔奴顔婢膝真乞丐陸龜蒙小人趨事必變顔色唐文粹

本朝寇萊公為相丁謂出其門為參政會食都堂羹汚萊公鬚謂起拂之遺事俯仰隨人如桔槔東坡詩中宗宴近臣

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揺頭轉目備諸醜態　則天不豫令閻朝隱往少室山祈禱朝隱乃曲申悦媚以身爲犧牲請代上所苦　魏元忠疾卧諸御史盡往省之郭霸獨居後請視便液曰大夫糞味甘或不瘳今味苦當即愈矣　蠖屈鼠伏佞辭泉湧續世說

記纂淵海卷四十七